

想起一位伟人

——写在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之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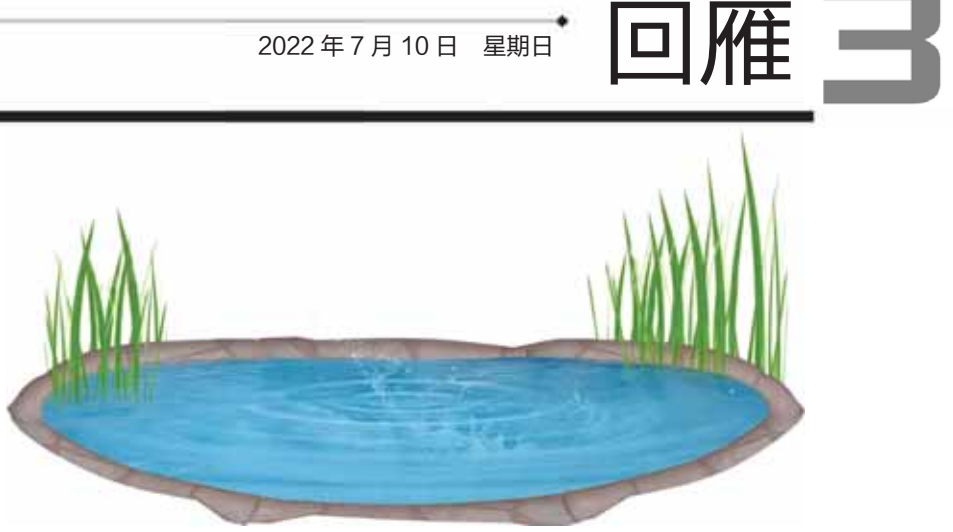
■冰 洁

把团圆联袂为彩霞
打开温柔的和风
看见香江 在五星的照耀下
用熟练的粤语
同长江黄河对话
面对五千年文明的江山多娇
从七大洲的喜眉笑眼
从四大洋的感慨万千
想起一位伟人
他的微笑
随阳光万缕投射大地
他站在大海之涛 万仞之巅
中国建设的蓝图
被他描绘得神圣而辉煌

他个头不高 但他意志坚强
三次巨变
并未让他感到窒息
他迷恋游泳
因此他更加熟悉大海
熟悉海上的风云
为祖国的尊严 前途和命运
曾用麻辣的四川方言
与带火药味的英语较量
他摆动自信的手 像打桥牌一样
果断地叫牌
展示了主权不能谈判的
豪迈与潇洒 坚定与从容
被世界所有的政治家注目

关于香港 一百年屈辱的历史
就这样被一双巨手轻轻翻过
七月的门槛因此鲜花如潮
北京时间
当时成为全球的热门话题

如今 “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
香港 750 万同胞的呼吸
也融进了 14 亿人民的血脉
在自己的土地上
他说过 要到那里走一走
听说 他走时眼睛一直盯着东方
刹那间将凝重的鹄托照亮太空



诗歌让他活得与别人不一样

——《洛夫纪念文集·诗歌卷》序

■甘建华

犹记 2018 年 3 月 17 日上午，潇潇春雨中，我策划并受邀主持的《洛夫诗歌演唱集》首发式，在衡阳图书城隆重举行。洛夫先生发来视频表示祝贺并致谢忱，虽然神情有些倦慵，说话有些迟钝，但是看不出多么明显的病态。第二天中午 12:28，我正与文友们在衡南县洪山镇美丽乡村观赏桃花，正念叨着洛夫先生的《与君谈诗》：“你们问我什么是诗/我把桃花说成了夕阳/如果你们再问/到底诗是何物？/我突然感到一阵寒颤/居然有人把我呕出的血/说成桃花”。忽然收到他的微信，只有 3 秒钟，开头的声音含混不清，只听其夫人在旁边说“好了好了”，猜测他是想给我说点什么——后来才知道，这是他发给人世间的最后一个微信。15 个小时后，即 3 月 19 日凌晨 3:21，九旬诗翁猝然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洛夫谢世标志着台湾现代主义诗歌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世界华语诗坛和中国文化界、文学界的重大损失。由于他是一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诗人，也是一位知交相识满天下的诗人，文化之旅曾经遍及世界各地，并连续不断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中华文艺活动，所以迅即引发全球追思哀悼之潮。

3 月 21 日，世界诗歌日。由我和衡阳市作协主席陈群洲、衡南县作协主席曹希荣牵头组织，湖南衡阳文学界百余位作家、诗人及洛夫衡阳 3 所母校校长、省市十来家媒体记者，手持黄色的菊花，沿着洛夫当年读私塾和小学的山路，汇聚衡南县相市乡托塘村燕子山洛夫旧居，深切缅怀从这儿走出去的世界华文诗坛泰斗。仔细听过我撰写并现场宣读的悼词后，洛夫胞弟莫远征老人与亲友们泪眼婆娑地说：“没想到我们有一个这么伟大的哥哥啊！”新华社、中新社、人民网、光明网、《人民政协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中央权威媒体和《南方周末》《新京报》等强势媒体，《湖南日报》《潇湘晨报》《湘声报》《长沙晚报》《衡阳日报》等省市主流媒体，融媒体新湖南客户端、红网时刻和中诗网、中国诗歌网，加拿大、美国、新加坡、菲律宾等境外媒体，均及时报道了这个全球首场追思会。

就在这个举世同怀的时刻，作为其同乡后学、晚年挚友的在下甘棠，脑海中一直萦回着沈从文先生的碑铭：“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故乡衡阳曾是洛夫先生念念不忘的地方，每每在关键时刻给予他以神奇的力量。《边界望乡》《河畔墓园》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再别衡阳车站》《又见衡阳老屋》《与衡阳宾馆的蟋蟀对话》更是具有一种灵魂统治力，将我的思绪不时拉回眼前的各种场景。最近 30 年来，洛夫先生率家人回大陆二三十次，省亲访友，讲学传道，出席诗会，交流诗艺，举办诗歌朗诵会和个人书艺展。期间 8 次回到家乡衡阳，时间分别是 1988 年 8 月、1992 年春节，以及 2004 年、2007 年、2009 年、2010 年、2011 年、2012 年的金秋十月。他曾无数次挥毫赋诗：“为何雁回衡阳？因为父老的缘故！”在魂牵梦萦的桑梓之地、父母之邦，洛夫先生用文学、书法和人格魅力，感染着一个又一个故乡人，留下了一段又一段故乡情。因此，我决意为先生编辑出版一本纪念文集，并向海内外文朋诗友伸出橄榄枝，立即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和推波助澜。

洛夫先生最初赠我墨宝：“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这是庄子之语，现在想起来仿佛如同神谕。单就这本诗歌卷作者而言，有中国大陆 28 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的名流巨公，包括黄永玉、黄亚洲、马誉炜、忽培元、查干、龙彼德、沈奇、丘树宏、古月、杲思、秀实、杨慧思等人。他们当中既有世界艺术大师、中国作协原副主席，又有洛夫先生两岸三地的终生挚友，还有西北、东北偏远地区的知名诗人，真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旅居加拿大华侨差

不多有六七十人写过悼诗赞词，另有美国、新西兰、新加坡、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德国等知名诗人，他们的中文诗歌写作，其实都有着不太一样的语境和抒情风格。他们以各自对于诗歌的虔诚，对于“诗魔”的景仰，将自己的名字与洛夫再度连在一起。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洛夫家乡的人们可真是热爱他啊！粗略教了一下，工作、生活在衡阳本土的，以及衡阳籍在海内外的，大概有上百人写了几百首诗纪念他。他们当中既有厅局级领导干部，也有散居各县（市）区的诗人，还有蛰居乡间的农夫。光是衡阳一地就能编两三本书，但既然是一个国际性选本，许多作者就得做出牺牲，读者必须兼听到世界各地的声音。如此一来，优中选优，衡阳的诗人们——对不住了！

本书入选作者均为健在者，年龄最大的黄永玉老先生，生于 1924 年 7 月 9 日，是受人尊敬爱戴的人瑞国宝；最小的林江合生于 2002 年，10 岁加入海南省作家协会，18 岁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写作时间最早的一首，是香港诗人羁魂（胡国贤）的《等候与苦望》，时为 1979 年 3 月 14 日，当天洛夫先生应诗风社之邀抵港访问。两天后，余光中教授陪同洛夫驱车落马洲眺望深圳，直接催生了诗歌名篇《边界望乡》。次则为现居美国加州、时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洛夫终生挚友叶维廉先生，《衡阳莫老太太的来信——给儿子远端》文末注明：“1980 年入冬录写于香港。”收入本书时间最晚的两首，都是我的青海师范大学校友。一是现居海南岛的凌须斌，与我在洛夫谢世后共同编选《洛夫文化地理诗选》。一是现居日本东京的女诗人但继红，听说我在编辑这个选本并即将发布，赶紧从北海道发来《那一年，那盏灯》。诗写 2000 年 9 月初参加第四届东亚妇女论坛，已经到了台北内湖洛夫住宅附近，由于“某种不善言辞的尴尬”，错过了当面拜望洛夫先生的机会，成为一生莫大的遗憾，而这种遗憾在好些诗人的诗中都有体现。宝岛台湾的诗人们都与洛夫先生有着或长或短、或深或浅的交谊，其中首推《创世纪》诗刊“三驾马车”之一、年逾九旬的张默先生，《敬悼老友洛夫（二首）》感情深沉真挚，语言鲜活生动，读来催人泪下，堪称台湾现代派诗歌的良史信史。

《洛夫纪念文集》包括诗歌卷、散文卷、访谈卷、评论卷，原本是 2018 年 3 月 26 日，我接受某大学出版社的邀约而做（5 月 4 日面商确定并有协议），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拖到如今尚未出版。因为海内外师友不断地打听催促，无奈之下交由周占林先生主编的中诗作家人文库出刊电子诗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极好的文化传播方式。自从洛夫先生殁后至今三年多时间里，海内外文朋诗友风闻我在主编其纪念文集，先后发来或转呈上千首悼念敬慕诗歌。截至 2020 年 10 月 21 日，经王锦芳遴选 183 位作者 228 首。此番台版纸质书在此基础上，每人一首，最多两首。其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48 人，海内外知名作家、诗人、学者、艺术家数十人，中外友作者 47 人，衡阳本土 40 人、居外 15 人，香港特别行政区 3 人，台湾省 11 人，海外 8 个国家 28 人。每个作者的介绍文字，统一限定在三五十字，尽可能简单明了并符合各自的文化身份。虽然大多数是急就章，却是对洛夫先生的人格和诗格的真诚赞叹与深情追忆；虽然没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作，但确实是我们读过的纪念一位诗人最好的文本。

诗歌是一种缘情言志的文学体裁，现在成了我们对洛夫先生寄托哀思的最好表达方式。犹记 2012 年 10 月 31 日那个秋日下午，与洛老在衡阳石鼓书院漫步，面对北去的湘江碧水，他神色庄严地对我说道：“写诗不是生存的手段，诗歌永远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作为创造价值的写作行为，诗歌的确让我们活得与别人不一样。”值诗歌卷重新编版印制之际，将此名人轶语献给所有纪念洛夫先生的诗人们，以及热爱洛夫诗歌的海内外读者。

我想做故乡上空的一朵云（组诗）

■朱 弦

归家记	一尾羽	自省诗
天空以沉默回答倦鸟 竹外桃花且以深情抚慰归人 失眠的爷爷误将黑夜当做白天 他仅能听到世界给予的微弱回音 更多的是将咳嗽一遍遍摺出体外 将疼痛一次次喊出声来 我提前预知了衰老足以剥夺 一个人的骄傲，弓下去的脊背 弹出脆烈与谦卑，如果可以 我将替他穿上这一身旧皮囊 穿过打马而过的青春	有时是孤独照亮了光和阴影 有时是阳光拥你入怀 一个人反复在同一条路上走 偶尔也会丢失自身 大雪后的雏菊顶不住意外之重 失控的时节，你轻如一片羽毛 在诗歌里飞翔，在地上以沉重地一击 保持纯粹与洁白，再以鹰的姿势 倒回悬崖，韧劲也是这么一点点 被拉长的，像一根刻了年轮的弹簧 在反复印证中，刻画新生	白云被成团乌云裹挟 异质的美在于特立独行 每天将自己从洪山桥头 搬运到新正街 19 号 微风扫去尘埃，落叶一样沉寂 日子簌簌从我心头走过 樱花大道赠予一枝春意 站在永恒的时间里 生死是未卜之数，在遗忘中 记起一个面庞模糊的人 仿佛长在身体里的一根松针 审视替代了疼痛 将它安回原来的位置 再一次喊出隐隐呼应
我想做故乡上空的一朵云	消失	密密缝
要么，白到发光 要么，留给异乡人构思想象 一朵云在脑海里翱翔 为劳作者斜下一小片阴凉 我尚未知道在人世间搬下了 多少自由，对着油菜花田拍下 夕阳，以一声赞叹记录时间的虚无 这未及丰收的美，波动了天上云间 的涟漪，每一个日子都是纯净的 等待一个诗意盎然的春天 等待着踏青路上的口耳交谈 只有云散落在天空 像熟睡的天使	那时，天空蓝得澄澈 鱼和水草在光阴里欢腾 燕归巢，衔起从不吐露秘密的草根 站在童年的记忆中 风迷乱你的双眼 一株面容姣好的月季注视 池塘中的倒影，仿佛看见 多年前和多年后 天空没有一丝云影飘过 心却如同稻草一样柔软 年少时咽下的那枚苹果核 在你体内生长 一不小心就过了枝繁叶茂的年纪	让线穿过针眼，我穿过你的目光 眺望呵护的绿萝，归笼的小鸡 和清洗过的厨房，这一生 尚有数不清的物品需要打扫 而缝补，是你将裂开的罅隙 再一次辅以针脚，注上完整的线条 蓬松的白发和那些白色针线 在我心里密密地走着 从未离开，也从未止息 一起起你，故乡的云离我近了点 将我和它们缝在一起，生命 又更柔软了点
有些坚硬被日子磨平	在暗中穿行	一瀑诗意
阳光下，用铁桶晒一桶水 拥抱旧日子暖黄色的体温 此刻，坚硬邂逅柔软	夜一层层加深，直到吞没了晚霞 多年车技遗忘在大脑的河床中 生疏的惊险突破了速度与幻觉	整个下午，读一本诗集 写一首诗，也将自己写入一条宽阔的河流 将厚厚的人生融入薄纸 暴雨洗刷一切漂浮的尘埃 城市霓虹，总在夜里照亮未归人 站在光阴里，不必守候一场迟来的雪 有时候，一束阳光就令你泪流满面 代替一个人，心疼暗自行走的自身 还有暖意，在闪光的文字上流动
在家门前种上一株月季	坦荡道路扫清了所有障碍 人生似乎也如此广阔，谨防贸然闯入 陌生人的车道，我们在规则之内穿行	
水幻化为雾，带着盐的使命 有些坚硬被日子磨平 而柔软的光阴坠落于 这白纸张般的生活	甚至来不及回头，方向的失误 让纠正费了许多白茫茫的心思 如一颗北极星沿着轨道，奔向夜的大海	

母亲的玉米地

■刘志斌

夏至过后，母亲的玉米地愈发茂盛。嫩绿新叶和墨绿老叶用宽长的身子，尽情挽住明亮的阳光。远观，母亲的玉米地就像被阳光层层包裹的一团层次分明的碧玉。玉米地位于半山腰，一亩大小，属于旱田。夏季，常缺水源，故不再种水稻。有邻居在自家田角地头种些玉米，收获季节，一个个玉米棒胖乎乎的，惹人喜欢。母亲舍不得旱田荒芜，便决定种玉米。细雨绵绵的春分时节，母亲在玉米地中挑出一小块，挖好。母亲认真检查，再用锄头把粗土块细细敲碎。被母亲挖好的地，平坦整齐，泥土颗粒均匀。母亲挑来草木灰，薄薄地铺在地上。准备妥当，母亲拿出精挑细选的玉米粒，这些玉米粒粒粒身形饱满，颜色金黄。母亲把它们匀撒地中。仲春，泥土湿润。但母亲还是挑水，把地浇透。母亲说：“这是过根水。它能让浑身湿透的玉米粒早日生根发芽。”母亲把小竹枝弓在地上，再用塑料薄膜覆盖竹枝。母亲看着玉米粒静静地睡在做好的简易温室中，愉悦地说：“今年大丰收！”玉米地低洼处的雨水像一面清亮的镜子。香烟长短的嫩草，三五成群地绿着。母亲戴着斗笠，用锄头把地里的草全部刨掉。母亲种玉米没经验，便向邻居请教。对种植农作物，母亲悟性特好。邻居说了一遍，母亲便恍然大悟，笑说：“和种辣椒、黄瓜、南瓜差不多。”母亲的话，引得邻居哈哈大笑。母亲刨完草，又用锄头把一整块田地切割成横平竖直的几个小块。母亲知道玉米不

耐涝，便把每个小块相邻处挖宽挖深，形成排水沟。母亲要我做根一尺来长的小木棍。母亲把小木棍横在田地上，按它的尺寸挖小坑。邻居们路过，纷纷赞叹：“嫂子挖的土坑间距就和量过的一样！”在母亲的辛勤劳作下，整理好的玉米地如经纬分明的棋盘，在春风春雨中静静等候。

玉米在母亲做的简易温室中争先恐后探出身子，展开长条形嫩叶。母亲撩开塑料薄膜，满面笑容看着挤挤挨挨奋力向上的玉米苗。母亲和邻居们，经常以欣赏的眼光去看看彼此的玉米苗，并热烈地讨论谁家的玉米苗长势最旺。季节的脚步来到四月，天气晴好起来。母亲把一棵棵沾着泥土的玉米苗，小心翼翼地放进水桶。母亲轻轻捏住玉米苗根部，把玉米苗从水桶中拿出，一棵棵栽进先前挖好的小坑里。母亲怜爱地给玉米苗浇水。母亲摸摸玉米苗嫩叶，欣慰地说：“再过些日子，这儿就热闹了。”

玉米苗见风就长，逢雨更绿。几天不见，它们就长高一大截，腰身粗了一大圈。玉米越蹿越高，玉米地的绿越来越深。母亲有时趁雨前在玉米地里撒点尿素。我对母亲说：“还要不要放些农家肥？”母亲微笑着说：“玉米贱，易活。有一点土，有一口水，它就长得好好的。”我半信半疑，在玉米地中细看。确实实，每一棵玉米都有了膀大腰圆的模样。雨季结束，阳光明亮，玉米更加挺拔，生出巍峨之势，它们纷纷把宽长的叶片伸向四面八方。它们在初夏明媚的阳光下，在凉爽的风中，饱含生命的绿液，愉悦舞蹈，恣意生长。山上野

雀，在繁茂的玉米丛中钻进钻出，一下子在这边露出身影，一忽儿在那儿冒出歌声。飘荡在玉米地中的淡淡玉米清香，呼应着周围草木散发的芬芳。玉米茎中间开始隆起了，一个个玉米棒子从隆起部位两侧钻出来。穿着嫩黄衣衫的胖嘟嘟的玉米棒，顶着一团团或淡紫或粉红的缨子，羞湿地紧紧依着粗壮的玉米茎干。

母亲劳作回家，总会带回几节肥壮的玉米棒。母亲把鲜嫩多汁的玉米棒切成条状，洗净，和碎排骨放在一起慢慢地。揭开锅盖，玉米的甜味和排骨的肉香直冲肺腑。儿子和侄儿大口大口地吃，大口大口地喝。他们兴奋地说：“奶奶，这玉米又香又甜，太好吃了！”母亲看着他们，满脸宠爱地说：“慢点吃！吃完，奶奶又去摘玉米来炖。”有时，母亲会把一个个洗净的玉米棒放进锅中，再倒入清水，加点盐，用柴火慢慢煮。我也很喜欢吃母亲煮的成堆玉米，用来地汤。看着逐渐佝偻的母亲，我眼中摇曳玉米的身影。

如今，母亲的玉米地又在夏日的明媚中吐发成熟的芬芳。清晨或黄昏，母亲会去地里摘新鲜玉米，用来地汤。看着逐渐佝偻的母亲，我眼中摇曳玉米的身影。